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巫与宗教术

克里斯蒂纳·拉娜 著

刘靖华 周晓慧 译

今日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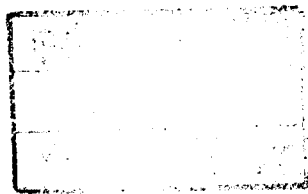
0.1215
81129

巫 术 与 宗 教

公众信仰的政治学

克里斯蒂纳·拉娜著

刘靖华 周晓慧 译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1·北京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宛耀宾 梁 衡

舒 乙 孟纪青

主 编：王志远

副 主 编：戴维熊 宋立道

秦惠彬 文 庸

主编助理：李百替 张世英

本书责任编辑：文 溪

巫术与宗教——公众信仰的政治学

克里斯蒂纳·拉娜著

刘靖华 周晓慧译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4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3000册

ISBN: 7-5072-0235-6/Z·64

定价：(软精装) 4.55元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

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 25 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

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

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译者自序

这是一本论述信仰与宗教问题的学术著作。作者将原始信仰、巫术与宗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但作者并没有“全方位”地进行阐述，而是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即信仰中的政治层面。因此本书取的副标题是“公众信仰的政治学”。对于研究前工业社会，特别是中世纪欧洲的信仰问题来说，不从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维面去把握，而只停留在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探讨是难以切中本质的。拉娜博士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她认识到了这一点。本书通过对16-17世纪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巫术迷狂、巫术诉讼以及官方对巫士迫害等情况的描述，阐述了许多与巫术有关的政治文化问题，从而使本书的学术价值倍增。

在原始社会，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巫术：白巫术和黑巫术。白巫术指的是医病巫术；黑巫术指的是咒人巫术。凡巫术，其要义旨在借助于一种异己的幻觉力量（魔鬼）作用于被施巫者。这需有两个条件：一是巫士能够证明主人魔鬼赋予他（她）的一种神奇的力量；二是被施巫者的信仰。巫术表达的形式很多：如午夜聚合、向魔鬼礼拜、巫士奉命与信巫者“预表”等。

16世纪晚期，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巫术开始盛行起

来，进而在欧洲大陆达到迷狂的程度。欧洲大陆的魔鬼信仰无疑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很大冲击，怀疑主义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一时期恰恰是詹姆士一世在英格兰实行君主统治的时期，巫术迷狂自然是不能容忍的。1597年，他为此专门写了《魔鬼信仰》一书。

詹姆士的这本书告诉人们确实存在着巫术，它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和不安定，因此，为巫士迫害提供了合法性。《魔鬼信仰》一书是根据两种人的对话的形式展开的：一种人是“爱提问题的人”，这些人因为对巫术感到恐惧和困惑而提出一系列疑问；另一种人是“有学问的人”，他们能答难解惑，但却往往不能令人满意。通过这种问答形式，詹姆士告诉人们巫士确实有一种邪恶的力量，他们制做一种蜡像（代表某人的肖像），然后对之施加咒语并把蜡像放在烈火上烧化，以这种形式致人于死地。他写道：“巫士能在天上呼风唤雨，也能在海上或地上这样做，尽管不能在宇宙中这样做。但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和指定的范围里，他们都能这样做，就好像上帝允许他们这样作乱一样。”人们根据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风暴，以及这风暴反复地在短期内出现的情况“很容易辨认出哪些属于自然风暴，哪些不是自然风暴”（《魔鬼信仰》第46页）。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受到巫术的迷惑？他进而分析道：“他们为三种激情激励着。这三种激情也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即：强烈的好奇心，对令人深为忧虑的侵权行为进行报复的渴望或者因为极度贫困所造成的对物质的贪婪欲望”（《魔鬼信仰》第7页）。那么我们可能会问，一个国王何以会对巫术发生兴趣呢？我们知道，当时的欧洲大陆处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夜，人们的理性尚未苏醒。

基督教神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巫术无疑对王权构成了威胁，而这又是基督教神学所无法容忍的。因此，必须先确证巫术的存在以及它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才能找到巫术迫害的合法性。拉娜博士指出：巫术被认为是通过施用法术召唤一种邪恶的力量而对他人造成伤害，它是个人与魔鬼之间达成的私下商契，是反对上帝的，也是反对人类社会的。因此，基督教神学自然不能容忍它的存在。

在拉娜看来，巫术不仅仅是一种通俗信仰，它还是一种政治现象。因为它否定了对上帝的信仰，也就等于否定了基督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欧洲中世纪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就是基督教与政权合一。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巫术犯罪就是政治犯罪和意识形态犯罪。

通过对巫术的历史描述，拉娜指出：欧洲的巫术迷狂、巫术迫害是随着宗教改革，基督教逐渐与政治分离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基督教不再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律师们再也无法规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持异端行为之人就是巫士了”。现在的巫术迫害不能再理解为一个法律问题，而是社会对亵渎上帝行为的一种谴责。拉娜认为，今天，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内容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巫术的态度自然也发生了变化。但在欧洲宗教改革以前，基督教确实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控摄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并且使政权获得合法性。她指出：“前文化社会形态的政权是用不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在这种政权中，血缘关系和封建纽带是使统治集团合法化的因素。”然而，“自 15 世纪晚期以来，公众中的基督教化恰好与我们宽泛地称之为民族国家的发展相吻合了。民族国家是不能依靠旧的纽带关系使它的人民服从于它的。与所有

形式的政权一样，这些民族国家既需要意识形态的遵奉，也需要道德的净化。16世纪意识形态的遵奉，其意明显是指遵从有关政权所偏好的基督教方式”。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中世纪欧洲巫术被视为“上帝的敌人”而遭到严厉迫害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基督教神学作为统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任何与此相悖的文化现象都是行不通的；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巫术只受到“道德上”的责难，那是因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和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

最后，拉娜对“信仰”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她分析了罗伯特森·史密斯、杜尔干（杜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马克思对宗教和信仰的理解。她指出：杜尔干致力于原始宗教的研究，而韦伯注重于发展宗教的研究，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清教徒行为之间的“秘密关系”总给人以一种“飘乎不定的感觉”，而马克思却真正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她引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继而，拉娜指出：“马克思并没有低估宗教的力量，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被鼓动去调查虚假的觉悟的方式。相反地，而是去探索真正的阶级觉悟的历史发展”。由此可见，她的一些研究方法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像她所说的，“对我们自己而言，我将方法论上的无神论看作是什么对上帝概念作社会学探讨的必要的出发点”。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钦佩这位西方学者所表现出的睿智。

一部严肃的社会科学著作，其价值往往在于它能够以独特的视野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本书就这方面而言确是一部难得之作。然而，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在这部著作中，不消说也会有一些偏至之论，相信读者自会作出鉴别。丛书主编王志远先生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十分强调翻译质量，可谓用心良苦。译者虽然因此而三易其稿，仍不减谢意。

由于译者学识有限，加之原著文字艰涩，译文中肯定会有未能尽善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1990 • 6

英文版序

1983年，在49岁的克里斯蒂纳·拉娜不幸去世之时，她已在许多领域荣膺了博学多才的声誉。她是苏格兰研究巫术史的第一流专家，并被认为是苏格兰最重要的社会历史学家之一。在社会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领域，她的著作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最后她通过对苏格兰公审录和法院审判程序的研究，对法律的历史和档案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1981年出版的《上帝的敌人，苏格兰的巫师迫害》一书以及与克里斯托弗·李和休·麦克拉奇兰共同编纂的一式两本的苏格兰巫术资料集、一些文章、未出版的讲稿和未出版的医学论文中。

拉娜博士的著作在描述水平和理论水平上都是有深度的。我们现在通过博士的描述，对苏格兰巫术受到起诉和得到信仰的程度和本来面目有了较好的了解。拉娜博士借助于原始的法律记录，指出了巫术起诉发生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苏格兰低地，尤其是爱丁堡附近）和发生的时间（1560—1700年，其中包括1591、1597、1629年以及1649—1662年间发生的几起诉讼高峰）。她能够指出谁是被告（主要是中年和老年妇女）以及诉讼的过程。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巫术的异同之处是鲜明的。第一次揭露了

起诉背后的法律程序。所有这些问题将在本书前五章的篇幅中得到详细探讨。

拉娜博士著作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对简单的、普通的解释持怀疑态度。然而，在《上帝的敌人》一书的最后一章，涉及到巫术迫害的必然原因，即使不是充分的原因，她也作出了尝试性的建议。巫术迫害的先决条件是农民的经济制度，相信巫士的农民，以及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对魔鬼的热心的信仰。有四个比较贴切的原因能够解释巫术迫害发生的特定时间。第一，是一场运用总的和抽象的标准的司法革命，即是由受害者实行的“恢复性正义”向由国家实行的“惩罚性正义”的转变；第二，印刷术和文字能力有了迅速的发展；第三，是被称之为“农民基督教”的东西，亦即从众多的泛神论和宗教仪式的世界转向个人灵魂拯救和基督教信仰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的运动；最后，是基督教民族国家的兴起。巫术迫害恰恰同神权国家建立的时期相吻合，那时，基督教变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上帝的敌人》一书接近尾声部分提出的颇有成效的思想成为吉福德（Gifford）讲稿中的中心主题，这些讲稿构成本书的下半部分。尽管这些因素对解释英国巫术控告事件并不十分有效，但是，它们对欧洲大陆上大量的可怕的巫术迫害事件提供了许多线索。

正如拉娜博士自己揭示的，她的课题最有趣的特征之一是这样一种方式，即认为苏格兰介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文化的中介点上。罗马法律和审问的程序，以及保存下来的塞尔特部族结构和另一种语言使得苏格兰同欧洲其它部分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都在巫术迫害格局中反映出来。早些时候被来自南方的诺曼贵族的征服以及同英格兰的密切联系使苏格兰拥有许多与英格兰社会相同的特征。因此，它提供了考

察欧洲以前这两部分的异同之处的绝妙尝试场所。在拉娜博士的讨论中，中心的和再三重复的重点是，无论是英格兰巫术模式，还是欧洲大陆模式均不完全适合苏格兰。在英格兰，起诉几乎全同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咒人巫术有关，而同魔鬼崇拜、女巫集会或异教关系甚少。在欧洲大陆，尽管许多审判一开始都针对前者，然而她们一旦走进法院，就遭遇到诱导性的提问和拷问，她们被当作主要同魔鬼盟约有关的异教审判。这两种类型被严格地区分开来。通过对当地政府的记录和中央政府的记录的细致分析，拉娜博士指出，苏格兰巫术迫害陷入了这两种类型的极端形式之中。咒人巫术为上层人士所关注，正像恶魔盟约为村民们所关心一样。

巫术研究既重要又困难。其重要是因为这种信仰恰巧存在于宗教、法律、经济学和家庭生活的交叉点上。因此，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导致了对除此以外的其它现象的理解。故而，她从未打算接受一些现成的答案。以下这些文章和讲稿的语气反映出她勇于进取和富于探索性的思想，这些思想，为许多人所珍视。她在最后一次患病期间所作的笔记中，总结出这样一段话：“传播知识的社会学家应将其目标置于何者之上呢？她能够为历史学家做三件事：

- 1、向历史学家表明他们自己的理论设想是什么？
- 2、出示阐明与使用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素材。
- 3、表明社会理论与历史学说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应以通俗英语来表达。”读者会判断拉娜博士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毫无疑问，她总是以一种明晰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笔调写作的，并且避免使用一些晦涩的术语和故弄玄虚。正如诺曼·科恩在为《上帝的敌人》一书所撰写的前言中指出的，“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视界为大量的难

以通行的荆棘所阻遏的地方，一条路径被开辟出来。一片广阔的前景展现于前方。从此以后，我们的视野再也不会丧失了”。这些文章和讲稿使这些路径得以伸展和拓宽。

艾伦·麦克法兰